

民俗文化中的『闽琼记忆』

文海南日报记者 郭畅



百年历史的老房子，见证了客家人筚路蓝缕的艰辛。上
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

民俗，又称民间文化，不仅丰富着人们的生活，还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。

福建，原是古越族居住的地区，是古越族文化的发展地。晋唐以后，由于征战不断，中原的汉人，或为了征战，或为了避乱，纷纷迁移到福建。

中原文化、荆楚文化，随着汉人的迁移而传入福建，与福建的土著民族——古越族的文化相结合，慢慢形成了福建特有的文化——闽文化。

海南，又名琼州。海南文化发育在这片热土上，经过时间的洗礼，越发凝练厚重而富有活力。在海南地区，别具一格的民俗文化亦散发出迷人魅力。

闽琼两地，在民俗文化发展过程中，是否曾碰撞出火花，待人们拨开历史的薄纱，去慢慢追寻。

海南话有多少“闽语”成色

海南大学教授符其武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，海南话，是我国闽方言的一个次方言。在语音、词汇等方面传承着与大陆闽语共同的一些重要特征，如轻唇读如重唇，匣母读如群母。

同时，由于相对独立的发展，海南话也衍生出海南本土的一些特点，在共享方言特征词方面，表现出部分同源近指甚至异指的情况。简言之，海南话与闽语同源，是海南特色的闽语。

福建闽语自宋代传入琼岛，几经辗转，一路拾零捡趣，又经过多代人的沉淀累叠，逐渐反客为主，最终发展成为海南岛上的汉语方言。

符其武说，如今的海南话与福建闽语实际上已不能自由通话，但作为闽语源流的一支，海南闽语一方面承继着闽方言的一些共同“基因”，另一方面

其相对独立的发展也会使其自身产生某种程度的“变异”。

海南闽语究竟还有多少“闽语”成色？

海南话与福建闽南话在声韵调的具体音值上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异，以至于在听感上两地人现在难以互相听懂对方的言语。但这些只是表象上的差异。从语音系统反映出来的特征上来看，两地方言仍传承着非常重要的共同“基因”。

例如，保持“古无清唇音”这一上古汉语语音特点被视为闽方言独有的特征，海南话里同样可以找到许多相同的读音字例：斧、飞、肥、放、痒等。

又如，闽方言保持上古音“匣母读如群母”的特点在海南话里也可找到很多例证：寒、衔、滑、咸、舷等。海南话与闽南话一样，基本保留古汉语四声八调格局，入声韵、阳声韵基本上三尾齐全，有着大致相当的文白分韵及韵摄分调规律，这些都是两地方言深层的共同语音特征。

海南闽语在独自发展的过程中，也发生了一些令福建闽南人深感惊诧的语音变异，最典型的便是学界里津津乐道的“帮端母变读为内爆音”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“心母读如端母”和“塞擦音读如擦音”的链式移位现象，这些则是闽语海南化的特殊的语音现象。

琼剧艺术中的“闽缘”

已故美籍华人、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曾说过：“社会上许多复杂的合作，离开语言是不可能完成的。”

民俗与语言，也是密切相关的。民俗事项遍布在语言的各个角落，而某些早已消亡的习俗又都还保存在语言当中。研究海南地方方言而不考虑海南民俗，则往往仅知其表而不知其里，所以民俗学也是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工具。

民俗语言是百姓在生活当中的习惯用语，是百姓在生活当中经常使用的口头语言。这些民俗语言有的符合语法，有的不

符合语法，但是被剧作家运用到戏曲作品中，经过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创造，则能更形象、更具体、更生动地表现生活。

琼剧作为一个基本上只在海南形成并发展成熟的地方戏曲剧种，数百年来的历史变革和重大社会实践都对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可以说，海南人口的发展、迁徙和融合，特别是受到外来文化和外来族群移民的冲击之后，在琼剧文化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，而这些烙印就反映在琼剧的民俗语言当中。

两宋以来，特别是元、明、清之后，大量的漳州、泉州的闽南人和粤东的客家人涌入海南，成为了当时海南移民的主体。因此，海南话就是闽南方言系，在琼剧民俗语言中，陆续地嵌入了闽南方言。比如闽南方言中，“将要”说成了“欲”，“坏了”说成了“败了”，“做什么”说成“做乜”。

因海南话与闽南话相近，海南人有很多是从闽南移民过来的，他们对闽南戏都非常喜爱，弋阳腔就是通过闽南戏班传播到了海南。

据琼剧史料记载，最初的琼剧艺术都传自闽南戏班，例如清末琼剧名伶汪桂生，定安人，他的曾祖父就是闽南戏班的名伶，他们一家定居在定安传艺，一家四代都成为了著名艺人。

移民文化对琼剧民俗语言的影响，除了在形式上为琼剧民俗语言提供了借鉴和融合之外，还表现在内容的渗透上。比如高腔剧目《琵琶记》《金印记》《浣纱记》等都被改编成琼剧，在海南演出而广为流传。

海南客家的“前世今生”

闽西有“客家祖地”之称，是学术界公认的客家形成之地。客家在此形成后，由于战乱及开拓发展之需要等多方原因，客家人及其子孙把这里作为新的起点，迈出坚实的步伐，向国内外迁徙。

客家人渡琼的历史悠久。海南客家研究专家古小

彬介绍，宋明时期就已有客家人迁居海南。“客人大规模迁入海南岛的时间主要是在清代初期。”

起初，有部分客家人随其他闽粤移民一起南迁海南，到了乾隆十八年（1753年），朝廷发布《敕开垦琼州荒地》命令后，移民日增。这时，有相当一部分居住在广东省广州、肇庆、嘉应、潮州、惠州地区的客家人，越海迁居陵水、琼中、儋州、临高和澄迈一带，尤其以西部为最。民国时期，又有一大批客家人从南洋和广东来到海南岛创办实业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海南经历了4次大规模的移民热潮，不少客家人从广西的博白、玉林、陆川，以及广东的惠州、五华、兴宁、揭阳、清远、广宁、阳江等地，携老带幼，成群结队来海南谋求发展。

据《海南客家》一书介绍，海南现在还能讲客家话的约20多万人，100多个姓氏，最早来海南的客家姓氏有罗、文、唐等。

罗氏于南宋时期分别从江西吉水和福建宁化迁入，文氏于宋末元初自吉安避难来琼，唐氏则于元朝末年从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迁来。在海南，客人的主要聚居地在儋州市那大镇、临高县和舍镇、澄迈县中兴镇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中平镇等地。

儋州的南丰镇又是客家人数最多的一个镇，有“客家镇”之称。来到海南岛的客家人，长期固守着自己的方言、习俗，比如，客家人普遍住在山脚下。俗语说“逢山必有客，有客必住山”。与在福建、江西、广东、广西一样，海南的客家人就像“山里人”。

在婚俗方面，客家人注重在客家内部异姓通婚，以保证血缘的纯正性。位于东部牛岭脚下的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坡尾村委会的同安村，村里有个叫黄少芬的老人，他们的祖先是在清代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迁至陵水的，到他这一代也就第五代；他家的人全部会讲客家话，而且五代人中，有四代人娶客家女为妻。周

